

他陪伴了千馀位临终的人

在世界雜誌 (El Mundo) 上发表的一篇有关费尔明 (Fermin) 的文章。他曾在马德里的拉古纳临终关怀中心担任了20多年的志愿者，上周死於冠状病毒。

2020年4月5日

在世界雜誌 (El Mundo) 上发表的一篇有关费尔明 (Fermin) 的文章。他曾在马德里的拉古纳临终关怀中心

担任了20多年的志愿者，上周死於冠状病毒。

20多年来，他每天都去马德里的拉古纳临终关怀中心。他是那里最资深的志愿者。当罹患绝症者接近死亡时，他的工作即是陪伴他们。当他们弥留之时，他紧握著他们的手，而他已然握过一千多人。

因此，这不是告别的悲伤故事，而是一个值得庆祝的、带来欢乐与平安的故事。儘管许多患者很快就忘记他了，但他永远都会被那中心铭记在心：因为费尔明除了陪伴罹患绝症的人之外，也还陪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。

他82年前出生在哈恩（Jaen）。出生后不久，由於内战，他的家人移居马德里。他育有5个孩子和13个孙子（另一个预计不久就会到来）。他曾担任会计师。两个月前，他的妻子玛丽亚伊莎贝尔因心脏衰竭去世。费尔

明因感染了冠状病毒，於上周一去世。

他的女儿露德是名护士，她说：「他担任志愿者已经将近20年了，儘管在过去两年，当母亲生病后，他不再在临终关怀中心提供帮助。但是，等她去年1月过世后，他又回去做志愿工作。那就是他奉献一生的方式：在临终关怀中心协助老人。」

两个星期前，她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便回家去看爸爸。昔日永远閒不下来的费尔明，现在竟然无力做任何事情。看起来完全不像她的父亲。

「他非常疲倦，而且咳嗽很多，温度高达99。我决定和他一起吃晚饭，并且陪他过夜。他的温度升到100多度，早上六点，他感到呼吸困难，所以我们便把他送进医院。」

「他在加护病房待了整个上午。我止不住哭泣，因为我看见他完全的无助。他对我说：『我很焦虑。』他的

胸口痛。测试结果是阳性的，他们说他得了肺炎。」

在Tim O' Brian的一本叫《他们所携带的东西》书中，写到在越南Alpha公司的美国大兵随身携带的物品，诸如开罐器、小刀、火柴、口香糖或香烟之类的东西。

下面是他的大女儿那个星期六带给父亲的东西：1.手机充电器。2.点心。3.外套。4.老花眼镜。5.当然还有圣经。

费尔明在拉古纳认识的另一位志愿者—安娜玛利亚，她每天下午2点到达，她说：「他每天总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那里，有时甚至更长。由於他是在那里最资深的志愿者，所以他帮助培养了其他的志愿者。他很容易交朋友；他的眼睛表达出对所照顾的人的深厚感情。他是拉古纳最早期的志愿者之一。现在已有120多位。」

费尔明和另一位志愿者，他的好朋友安吉佩雷斯，他们曾开车去探望一位失明的病人。当费尔明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时，那个盲人告诉安吉：「我很难表达他对我的重要性。他离开以后，我会数著日子等到他下次再来。」当费尔明回来时，安吉问他为什麼那个盲人对他如此感激。他回答：「没什麼特别的。我带他去散步，去和他一起喝咖啡，带他去看足科医生，去银行……由於他的孩子们不来看他，所以我照顾他。」

他住进医院两天后，医生们仍然对费尔明感到乐观。他的女儿说：「星期二我打电话给他，但他没有接听，因他已无法使用手机。他们决定不再给他氧气。医生告诉我们，他的病情恶化了，有严重的双侧肺炎。他昏迷了五天。」

费尔明经常喜欢开玩笑。他的孩子们回忆起暑假时在海滩上的免费露营。由於他们家庭人丁兴旺，出外旅行

时，汽车里很挤，而且没有空调。

「我们就像那时代的西班牙。」他们说：「我们过去喜欢在假期去钓鱼；即使鱼线都缠结在一起，他仍然总是微笑著。」

「当母亲生病快走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：『我只求天主使我不会反抗。』他从来没有反抗过。」

上周二是殡葬礼，他葬在他妻子旁边。他的儿子卡洛斯住在布鲁塞尔，所以没有参加。住在瓦伦西亚的儿子费尔明也缺席。他的女儿帕洛玛住在更远的路易斯安那州。因疫情的限制，只允许他的女儿露德，伊莎贝尔和丈夫何塞阿尔贝托，及一位挚友瑞卡多参加。这四个人保持至少彼此相距六英尺之远，没有任何拥抱。

亲戚朋友告诉我们：他是一个智者。那种已经无法再轻易找到的智慧。

跟父亲在医院最后一次的电话交谈中，露德告诉他：「我非常爱你。」

那位曾陪伴过千馀位临终之士的人，
只用了三个字回答她：「我知道。」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ta-pei-ban-liao-qian-yu-wei-
lin-zhong-de-ren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ta-pei-ban-liao-qian-yu-wei-lin-zhong-de-ren/) (2026年2月20日)